

白岩松  
著

# 痛并快乐着

那十年，和一个变革的时代共同走过青春。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痛并快乐着

白岩松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痛并快乐着:口袋版 / 白岩松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5

ISBN 978 - 7 - 5354 - 5196 - 5

I. ①痛…

II. ①白…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J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8876 号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陈曦

助理编辑:王晓日

封面摄影:王小宁

装帧设计:谭锴 苗苗

媒体运营:赵萌

责任印制:张志杰

---

|      |                                    |                                    |
|------|------------------------------------|------------------------------------|
| 出 版: |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br>长江文艺出版社                | 电话:027-87679310<br>传真:027-87679300 |
| 地 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                                    |
| 邮 编: | 430070                             |                                    |
| 发 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
| 电 话: | 010-58678881                       | 传真:010-58677346                    |
|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                                    |
| 邮 编: | 100028                             |                                    |
| 印 刷: |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 北京人教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 1/32 | 印张: 13                |
| 版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      | 印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字数: 280 千字           |      |                       |

---

定价: 20.0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选题策划：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陈 曦

助理编辑：王晓日

封面摄影：王小宁

装帧设计：谭锴&苗苗

QQ:1309149541



看到朱总理写完“舆论监督”四个字后，又写下了“群众喉舌”这四个震动人心的大字，我激动地鼓起掌来，于是，演播室内掌声一片，朱总理笑着回过头来对我说：没完，还有呢！于是我们又看到了“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八个字。这张照片就拍于第一次掌声将起的那一瞬间。



在庐山的悬崖上，突出一块巨石，上面竟长出一棵松树，这成了庐山一景，人称石松，而这一景也正是我名字的由来。十五年前我拍完这张照片，被工作人员叫到一边，由于这一景游客不得下去拍照，因此我违章，被罚款五元。在当时，这对我是大数目。



✿ 在纽约自由女神像前，我手里拿着万宝路烟盒，高举一根烟来个模仿秀。如此调侃自由女神似乎有些不敬，但现如今，在很多人心里，民主与自由的概念是不是变成了以万宝路香烟为代表的物质诱惑呢？



正在吃饭的是国医关幼波，给别人治了一辈子的病，现在常替我们这些所谓的现代人担心，因为关老认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毁健康的多。于是，我们该相互提醒，“1”是健康，婚姻、事业、金钱就是后面一个又一个“0”，健康这个“1”在的时候，后面的“0”越多，你的人生越丰富，而前面这个健康的“1”一旦不在了，你后面的“0”再多，人生也只是一个“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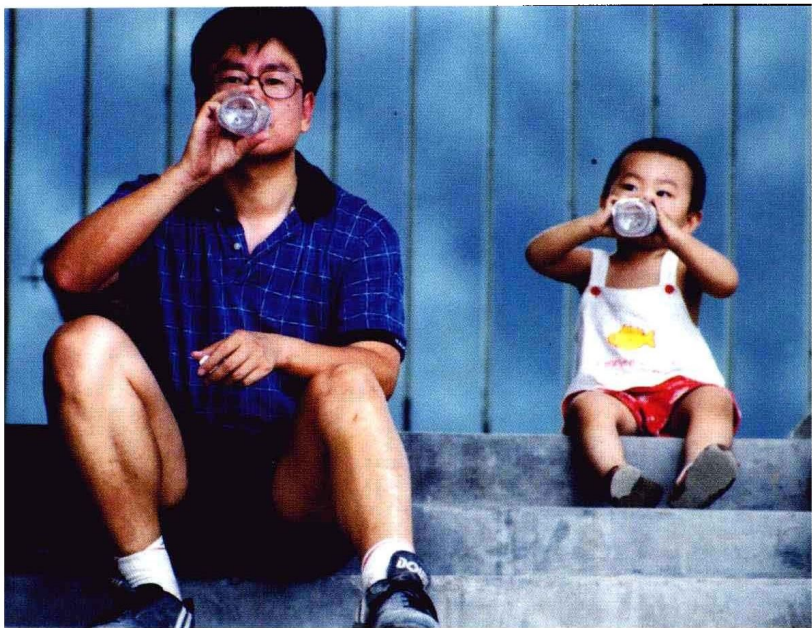
直到今天，看着屏幕上的自己，我仍有一种陌生感，做得不多却得到虚名很多，这是电视送给我的恩惠，却让我一直不安。因此我必须告诉自己：背靠着大树自己却并不是大树。同时还得提醒自己，在屏幕上说很多无价值的废话，无异于谋财害命。



直播一结束，敬大姐、老方我们仨就上了“炕”，这是一种放松状态的延续，也许还是一种开始。



这张照片拍于1999年11月16日上午，采访龙永图的时候，李东生副台长（右二）和新闻评论部主任袁正明（右一）一直待在演播室。龙永图临走时，李台长送他的一幅小画意味深长：马到成功。



三十岁的时候，我成了父亲，又过三十年，我六十，他三十。那个时候，他拥有的快乐会不会更多，痛苦会不会很少呢？答案取决于未来的三十年中，我们将如何行走。

# 目录

|                            |     |
|----------------------------|-----|
| 代序：地平线断想 · 001             | 001 |
| 01. 告别校园：在希望与迷茫中出走 · 013   | 013 |
| 02. 乡居一年：无所事事的历练 · 025     | 025 |
| 03. 病中人生：不请自来的领悟 · 037     | 037 |
| 04. 报纸生涯：生命中的加油站 · 048     | 048 |
| 05. 走进电视：略显偶然的相遇 · 060     | 060 |
| 06. 流浪北京：我身边人们的生活 · 074    | 074 |
| 07. 舆论监督：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 090    | 090 |
| 08. 申办奥运：我们只收获了失败吗？ · 105  | 105 |
| 09. 复关谈判：中国与世界的磨合 · 118    | 118 |
| 10. 香港回归：起步的兴奋与回首的遗憾 · 133 | 133 |

## 代序：地平线断想 · 001

01. 告别校园：在希望与迷茫中出走 · 013
02. 乡居一年：无所事事的历练 · 025
03. 病中人生：不请自来的领悟 · 037
04. 报纸生涯：生命中的加油站 · 048
05. 走进电视：略显偶然的相遇 · 060
06. 流浪北京：我身边人们的生活 · 074
07. 舆论监督：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 090
08. 申办奥运：我们只收获了失败吗？ · 105
09. 复关谈判：中国与世界的磨合 · 118
10. 香港回归：起步的兴奋与回首的遗憾 · 133

11. 澳门回归：世纪末的抚慰 · 150
12. 直播刺激：在恐惧中快乐 · 163
13. 遭遇洪水：多买药少买点棺材 · 184
14. 面对贫困：新世纪我们会司空见惯吗？ · 201
15. 环保中国：拼出来的明天会怎样 · 214
16. 理智情感：每日面对的内心冲突 · 229
17. 改革记忆：并非个人的历史 · 245
18. 泪洒天堂：生命的终结是感叹号 · 258
19. 答问之间：把触动珍藏起来 · 275
20. 生命故事：别问人生是什么 · 292
21. 阅读体验：从现实中逃离的方法之一 · 307
22. 足球生活：从现实中逃离的方法之二 · 322
23. 音乐历程：从现实中逃离的方法之三 · 340
24. 初为人父：生命中最好的奖励 · 356
25. 别说我行：说我不行我就不行 · 372
26. 我和电视：在欣慰与担忧中约会 · 386
27. 未来：生命的一千种可能（代后记） · 400
- 修订版后记：十年后的记 · 411

## 地平线断想(代序)

### 一

有很多事情，在想象中发生的时候，神圣无比，而当真实的发生到来的时候，人们却失望地发现，它并不如想象中的神奇与壮观。

新千年的来临就是如此。世界各地的人们，很早之前就为这一天的到来设计了各种场面。于是，我们这些人也一直用倒计时的心态来等待着这一天的这一刻。幻想中，是有些激动的，毕竟告别的是一个世纪和一个“1”字头的千年。

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所谓的神奇时刻，更像是商家和传媒联手策划的卖点，在普通人心中，这一夜和平时也许并没什么不同。

不过，我是新闻人，因此即使那一夜自己想睡觉，工作也不允许我这样做，我注定要打起精神迎接新千年。当1999年12月31日24时，那意味着新的一个千年开始的钟声敲响，我来不及激动和感慨万千，身边的直播正在进行，下一个环节就要开始。于是，在这被很多人认为神圣一刻的时间里，我心如止水，在工作中敬业地扮演着螺丝钉的角色，然后几个小时飞快地过去。新千年第一天的凌晨，工作结束了，我出奇地困，于是倒头便睡，忘了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 二

但新的千年毕竟来了。

在此之前，我们都像一个爬山的旅人，走过的路程陡峭无比，理想、鲜血、生命、眼泪铺就的登山之路异常艰苦。最初的情形我们已无从知晓，因为我们是后半程上的路。走过一段之后，这一个百年和千年的山顶就在我们的眼前。于是，我们相互鼓励着，加油，还有十年，加油，还有九年，加油……五年、三年、一年，在倒计时的牵引下，我们互相搀扶着走上千年和百年的山顶。

原本以为这山顶是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上来了才发现：这不过是一个新的地平线，前方还有一个又一个山顶，中间雾气迷蒙，路是怎样的，我们无从知晓，而且我们也都悲观地知道，下一个山顶，我们这些地平线上的人大都看不到了，不管那山顶是怎样的美丽或凄凉，都是后人眼中的风景。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停下脚步，地平线从来只用作出发，于是我们只能简单回头看看，然后掸掸灰尘，又该上路了。

## 三

不停地有人在说：我们真是幸运，因为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千年之交和很多人没经历过的世纪之交。

我似乎一直都不敢同意这样的幸运观。

千年太过漫长，我们这些人怕是没有权利回顾也没有权利去感慨万千的，但面对一个百年，谈论一下的资格似乎勉

强还有。于是，我觉得，人走在世纪的中间，浑浑噩噩，迷迷茫茫，也就罢了，可赶上世纪之交，就似乎必然要回头看看，清点清点路程，计算计算得失，这一回头不要紧，竟在百年的路上，查看出我们那么多的创痛、伤口、眼泪，还有贫穷、遭受的屈辱、走错路的遗憾、同胞间因战争或“革命”的互相争斗。

回望中的画面当然是触目惊心的。

然后才开始庆幸：这一个百年毕竟过去，那不堪回首的画面也就在新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悄悄合上了。记忆可以掩盖，但回首时心中的那份疼痛却会在新世纪的路上隐隐地持续很久。

这难道就是正逢世纪之交的“幸运”？

#### 四

在一次不经意的聆听中，发现了台湾歌手齐豫的一首歌，名字叫《觉》。

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在课本中都学过林觉民的《与妻书》，作为推翻旧制度的英雄，林觉民何等壮烈，在就义之前，仍能给妻子留下一封大义凛然并流传后世的遗书。

然后我们就都记住了死去的林觉民，忘记了那还活着的林觉民的妻。林觉民就义之后，她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齐豫的这首《觉》，就是站在林觉民妻子的角度上，唱给林觉民听的歌。当然，真正聆听这首歌的只能是我们这些只记住林觉民却忘记了他妻子的人们。

“爱，不再开始，却只能停在开始，把缱绻了一时当作被爱了一世……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的离去，谁

把我无止境的付出都化成纸上的一个名字，如今，当我寂寞那么真，我还是得相信，刹那即永恒。”

歌唱完了，听者半天都回不过神来，在这一个过去的世纪中，以革命的名义，一个又一个儿子、丈夫、父亲战死疆场或其他什么地方，然后在各种典籍中，我们都一次又一次默念着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的妻子、母亲又是怎样在人们的忽略中度过余生的呢？

## 五

那么远的事，我还是觉得没资格谈，我只是从一个儿子和丈夫的角度，替过去世纪中很多的母亲和妻子忧伤一下罢了。再大的苦难，都已经过去，那些妻子和母亲也大都追寻丈夫和儿子的踪影，到另一个世界团圆去了。因此今天的我们再给予怎样多的同情，都有点儿马后炮的意思，所以，写到这儿，也只能是愣了愣神，不过更多是为了以后的妻子和母亲。

## 六

关于母亲的话题本该结束，可是由于“革命”或叫“运动”在中国延续了很久，所以连我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都开始有权谈一件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和母亲有关的话题。

1978年，我从东北的海拉尔去遥远的内蒙古西部的集宁市为我的父亲开追悼会。

到了集宁市，很多母亲过去的同事见到我，表情都有些

怪异，一口一个小萝卜头叫着，让我多少有些惊慌。

后来听母亲讲才知道，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父母都被打成“内人党”，因此，我刚生下两个月，便开始随父母住进牛棚。每到晚上，我便啼哭不止，我在这边一哭，父母的牛棚难友们就在另外的一些屋子里哭，小萝卜头的称呼便由大人们脱口而出。

知道我有这样经历的人，都会同情地送给我一句：小时候够苦的。

我似乎不以为然，年幼无知时，经历的苦难再大都不该称其为苦，因为自己浑然不觉，甚至在记忆中连一些痕迹都没有。那时真正苦的应该是大人。

我一直在想，在那样年代的每一个牛棚里的晚上，当我不知趣的哭泣引起大人们落泪的时候，我母亲心中该是怎样的绝望呢？

而在中国，这样的母亲又有很多很多，事隔很久，她们还需要安慰吗？如果需要，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安慰她们呢？

## 七

新世纪的到来，把这一切记忆都悄悄地合上了，站在地平线上的人们，当然更多的时间，是把视线投向前方。

这绝不是可以忘记过去的崭新开始，甚至可以说，不好好回头，是不能走好前路的。对于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新闻人来说，没有资格谈论很久以前的事，刚才说的一些更久远的事，就当是童言无忌，因为在我的身上，真正可以动笔的记忆只能从1989年开始。